



父爱满夏

冉庆亮

父亲，您在那边还好吗？又到炙热的夏季了，我来到您墓前陪您过父亲节了。尽管您生前不过这个节，我还是一直坚持陪您说说话。

父亲，您的爱在抚育儿子成长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浓烈，但您的身体却在一天天地老去，头上爬满了银丝，以致耗尽了最后一点心力。您将一生的爱无私给了我，唯独没有给您自己。您的疼爱让我感觉半生四季如春，但我记忆最深刻的却是夏天，父爱满夏，凉凉爽爽，满心甜甜。

父亲，您还记得吗？我少童时那些年的乡下，还没有空调，连吊扇也是稀罕物儿，夏季的暑热却不管这些，只管可劲儿地张狂肆虐。因每日里不知忧愁地疯玩傻作，疲倦很容易让我睡着，很多个闷热异常的午后，我在午睡中热得不敢翻身，困倦又无法驱逐，只好无奈地任热浪侵袭。这时候，您总是丢下手中的活计，颤巍巍挑来一担冰凉的井水，将毛巾浸凉拧干，轻轻来到床边，给我擦拭满头满脸和后背的汗水。然后，您手握一柄芭蕉扇，连续使劲扇几下之后改为轻轻地扇。霎时，令人烦躁的酷热退却了，凉爽的感觉像泉流漫过心田，再重新回归梦乡，

太阳转西便不再那么热了。醒来的我，精神饱满，撒着欢儿地疯跑和成长，身心快乐而安宁。

父亲，您还记得吗？小时候，一到阴雨连绵的夏季，我全身就突起一片片小指肚大的红疙瘩，奇痒难忍，烦躁的我头直往墙上碰。您便带我去看医生，吃过药却不凑效。您就跑十多里到后陈村找老中医淘了个偏方，用烤热的臭袜子平搓患处，效果特好。每当我身上起了疙瘩，您总点起一堆“篝火”，两手抻平臭袜子悬火上飘来荡去地烘烤。随之先在自己肚子上搓搓，直到热度适宜才贴我身轻柔地揉搓，好舒服哟！二十多分钟后，疙瘩就消失了。直到十几年后我参军治愈您才得以休息。

父亲，您还记得吗？童年的我稍大后夏天的中午，已不安分睡午觉了，而是喜欢跟小伙伴们到沟渠水塘里消暑，您知道我不会游泳，怕我淹死，我们前脚偷偷走了，您不见了我，就到满村满坡的水边找我，把我领回家。然后，您将清凉的井水倒满牛槽，让我躺进去“游”。第二天，我还是去了水塘边，您又一次把我领回。有一次，您听说南大沟淹死一个孩子，您拼命地跑去，一看我好好的，您却喜极而泣，满头大汗地蹲在地上按心口。后来母亲说，那次你父

亲误以为被淹的是你，差点把心肺跑炸了。

父亲，您还记得吗？如果不是您对我始终如一的真爱，我不知死于意外多少回了。记得四岁的那个夏日，我渴急抓起哥上学带的水瓶子“咕咚咕咚”喝了几口，谁想喝下的竟是煤油，当场就口吐白沫，昏死过去了。您立即抱着我拼命向三里外的公社卫生院跑去。大夫让我吞下两个生鸡蛋我才有了呼吸，慢慢睁开了眼睛。这时您才舒了长长的一口气。

我六岁那年暮夏，您赶着驴车给生产队往家运高粱秸，我看您要出地头了，急着跑步追你坐车，结果摔倒了，整个身子跌在高粱茬上，腿、脸和肚子都受了伤，满身满脸的血。您听到我“哇哇”大哭，顾不得驴车自行飞奔，折回头抱起我，“呼呼”飞快地追上，三下两下把高粱秸掀下车，吆喝着驴飞奔，待赤脚医生给我包扎好后，我看到你满脸的汗，衣衫都湿透了……

父亲，如今您已走了十二个年头了，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隐隐作痛。在牵挂怀念您的同时，我学会了感恩，我始终继承您的意志，以一颗真诚善良的心爱自己、爱家人、爱社会！

祝您老人家安息、安好、快乐！

陪伴是最好的孝

文/赵自力

一直以为，父亲是铁打的，不会害怕，不会生病，他像一棵永远不老的树，庇护着我们成长。

可是，现在父亲却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父亲躺在床上，痛得蜷着身体，看得出来，他一直忍着，尽量不发出声来。他脸色苍白，头发全部汗湿，却还一次次地催我们早点回去，不能耽误明天的工作。

我们本都是听话的孩子，可是那一次我们都听父亲的话。我拿来热毛巾，敷在父亲额头上，然后我给父亲洗了一把脸，看着那乱蓬蓬的花白胡须和深陷的双眼，我感觉眼睛痒痒的，喉咙像有什么东西哽住了一样。印象里，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躺在病床上。我给他洗了脸，擦了身子，洗了脚，还细心地把他的脚指甲剪了剪。看着睡着的父亲，他没有我记忆中那么高大，他像一个熟睡的孩子一样。我不禁感慨，我还这么小，父亲已经这么老了。我和衣躺在父亲身边，双眼望着天花板，脸颊潮湿

的，有泪水滑过的痕迹。

父亲住院的这些日子，我和妻子轮流去照顾，还把孩子经常带去陪父亲聊聊天。父亲也放下了自己的要强和面子，一切听我们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听他的话一样。我陪着父亲说了很多话，似乎很久都没与父亲说过那么多的话，有时我们一聊就是大半夜。我每天都要为父亲洗澡，每次洗的时间都很长，因为每一次我都像给自己一次洗礼。父亲的头发大半已经变白，和他的胡须一样苍老。黝黑的手，青筋条条凸出，像一条条青黑色的蚯蚓一样显眼。由于风湿，手指关节已经轻微变形。尤其是父亲的那双脚，我感觉到了那脚底的茧又粗又厚，呈暗黄色。可以想象，父亲的这双脚，走过多少路，被多少锐石荆棘扎过，才形成这么厚厚的一层茧。总以为父亲像铁一样，没想到有一天父亲会老得那么快。

当我们从幼苗长成了大树，父母这棵树就会老，当然也会病。我们要做的是，趁他们还健在，多陪伴他们，因为陪伴是最好的孝。

父亲的泪

文/史久爱

前几天，父亲生病住院了，手术后，只能或躺或坐，病痛与失去自由让他不时地叹息，也让守护在身边的我心疼不已。晚上，打来热水，为父亲脱去鞋子，抱他的双脚深泡在水盆里，第一次为他洗脚。

父亲的脚掌宽大，茧子很厚，脚上的污垢和汗泥也不少。唉，一辈子与土坷垃打交道的父亲总不爱清洁。记得许多次，我给他端上了洗脚水或放好了洗澡水，他就是不肯去洗，还总嘟囔“我又不下煤窑了，三天两头，洗啥呢，尽浪费水！”；就连每次让他换洗衣服我也要费尽口舌，因为他理由很充分“穿再干净只要去农田或猪圈里转一圈，回来立马脏，一个农民，又不出远门，讲究啥。”说这话时他声音很高，口气总是不容置否，让我很无奈。

只是今天，父亲却像没了反驳的力气，默默坐在床沿，看我把袖子挽高，蹲下身子，低着头，用双手一点点揉搓他的双脚。水凉了，加点热水，水浑了，我换上新水。半个小时后，我来不及拭去额

头的汗珠，用毛巾把他双脚擦干，又掏出指甲剪，给他剪趾甲。这期间，略微不安的父亲，几次望着我张口欲言，都被我用微笑制止，并一再安慰他别急，马上就好。就这样他只好忍着，好像是幸福地忍着，任由我拿他的双脚又修剪好半天。随之，给他轻轻脱去上衣、外裤，把病床的一端慢慢摇高，父亲用双手攀着我的脖子缓缓躺下(伤口让他无法自行起坐)。最后，把床摇平了，为他盖好被子，吩咐他好好睡，不舒服了叫我。父亲孩子似的笑了，使劲点着头，挥手让我去睡，之后便闭上了眼睛。但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他眼角溢出的点点微雨，不觉自己的眼睛也潮湿了。

自记事到现在六十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见父亲流泪。小时候，在外打工的父亲很少回家。每天睁眼闭眼都是母亲辛劳的身影，慈祥的笑容。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到家，母亲对我在工作、生活、交友等方面总事无巨细地问长问短，或鼓励或批评或叮嘱，而一旁的父亲不是点头微笑就是摇头无语。尽管我很清楚，我们家多是靠父

亲在苦苦支撑，但聚少离多的日子还是让我感觉他不如母亲亲近，不像母亲那么关心我。特别是自五年前母亲病倒后，我有时还埋怨他对母亲照顾不周。却从未考虑到父亲由于早年在外面下煤窑、做苦力、跑运输，身体严重透支的缘故，这些年，咽炎、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一直困扰着他。但为了让我们兄妹能安心工作，他执意自己去照顾母亲，每天为她洗刷、喂饭、扶她走路，承受的压力和内心的苦痛却一直被我们忽视，如同现在，给母亲洗过数百次脚的我，给父亲洗脚还是第一次。想来，自己好像就没怎么关心过父亲，以至于今天我的“举手之劳”竟感动得父亲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第一次给父亲洗脚，洗去的是我心灵的尘埃，岁月的铅华。而父亲的泪，更让我意识到，孝心无需轰轰烈烈，它表现在生活的点滴之中，举手投足之间。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记着在以后的日子里，多给父母一份理解一份关爱吧，这样，他们的晚年生活就会多一份温暖，多一份幸福。

雨山

如果五月是母亲的
那么六月就属于父亲
炎夏的父亲
汗流浹背
在麦地里弯曲着身体
向大地致以最谦卑的敬礼

故乡的明月弯着
磨亮的镰刀弯着
那条通往村外的土路弯着
而父亲的目光
一直在庄稼身上
少言寡语的爱一直从春到冬

爱是无声的
是一阵风激起麦浪滚滚
爱是有力的
是一棵树撑起农家院落
父亲
有爱的父亲

请让我把六月交你手中
那些炽热那些收获
那些一笑起来就奔涌而

出的眼泪

我的父亲

沉默的父亲
走向属于他的麦田
鸟儿飞了
云彩落了
大地袒露最广阔的胸怀

卑微的父亲
脸朝黄土背朝天
仿若守着一世的承诺
在四季轮回里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隐忍的父亲
将疼痛收进自己的口袋
孤独的田野里
熬着越来越少的时光
汗水掉在地上分成八瓣儿

孤独的父亲
咳嗽中呛出满眼的泪
小院的喇叭花突然开了一朵一朵
小声唱着沉静的歌